

# 邓颖超、宋美龄抗战时抢救三万难童始末(上) ◆ 胡佳恒

## 筹办保育会，邓颖超约请宋美龄加盟

“敌掳我战区肥壮少年，作为伤员兵输血之工具，因此辈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度之负伤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战场”，1938年初的《大公报》语出惊悚。当年此类传闻似幽灵在各地不断浮现，中央社更证实，日军“俟血液吸尽，则沉尸江海，现长江沿岸，已有不少装袋童尸”。

抽血，沉尸，令郭德洁不忍熟视，身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夫人，消息灵通的郭德洁提笔写出《谨为难童请命》一文，并在文中透露了另一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沦陷区，一批批儿童被运送回日本及朝鲜、台湾等日据地区，补充日本因战争而损失的人口，在奴化教育之下，让他们长大，转而重返中国，残杀同胞。

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陷落，江淮一带的难民涌向相对安全的湖北武汉，战时难童裹挟其间，充满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有的孩子衣衫褴褛，有的孩子蓬头垢面，但里层衣物光鲜考究，想必来自大户人家，但此时无论是劳苦身世还是名门之后，终究没了爹妈，寒冬游荡，沿街乞讨，夜里蜷曲街巷。每天早晨都有冻饿而死的难童，红十字会、防疫所便只有推着车子到处收尸。

在《大公报》所发表的《拥护国联反侵略——武汉各儿童团体告同胞书》中，曾以惨烈的数字，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国700万儿童，在十个月内，估计遭敌人杀害死亡的，至少在10万以上，被绑架的儿童，至少在15万以上。因敌人的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40万以上。因遭意外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和残废的还

不在内。”

作为最早获知日军抓捕难童抽血一事的报界人士，汉口《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蕊九此时再也坐不住了。她呼吁发起儿童保育会，挽救这难民中的最弱势群体。但响应者只是一些无职无权的文化学者。国民政府办公楼里的官员们没有理会关于难童的各种报告，他们更关心来自美国的援助何时到达。沈蕊九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

保育会筹办迟迟不能如愿，沈蕊九等人找到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邓颖超当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议。那一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界人士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位发起人参加了会议。会后，中共长江局妇女部承担起了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工作。但关于儿童保育会筹备工作的一举一动，都被纳入了



一九三九年初，南方局妇女组成员（左起张玉琴、邓颖超、廖似光、卢竟如）

中统的秘密监视范围。因为这个筹委会云集了中国知识界绝大部分名流和各民主党派，而组织者又是共产党，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担忧。

武汉儿童保育会发起人顿时陷入紧张当中。邓颖超日后回忆道：“在宣布保育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后，特务机关狂呼要破坏大会，使大会开不成，我们便去约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工作并出席大会。”宋美龄答应出任主席，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将保育会纳入她所领导的妇女组织名下。宋美龄的加盟，果然使保育会的成立一帆风顺。发起人背后的跟踪者也没了踪影。

保育会成立那天，宋美龄一身黑色丝绒旗袍，发表了三千字讲话，“当此国家存亡之际，何为男子应尽之职务？何为女子应尽之职务？原无分别，只与抗战有关，乃均能参加”。次日中央社以通稿的形式向海内外发布，《新华日报》亦全文照登。这一天，宋美龄与邓颖超第一次见面，宋很客气地走过来与邓颖超握手，说

容流浪儿童。原来台儿庄大捷后，日本准备包围徐州，一些流浪儿童在前线经常被乱枪打死。

三十四岁的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随后带队奔赴徐州，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许多难童的衣服已被扒得精光。野狗、老鸱围着这些已是残肢断臂的骨骸，继续撕咬着，你争我夺。十几名青年妇女，冒着硝烟在收容流浪儿童，甚至从死人堆里寻找没断气的孩子。

曹孟君带领200余名难童从前线回到徐州城，徐州公署却拒绝解决儿童的吃住问题。

由于日军包围徐州，曹孟君无法硬冲，只好将大部分孩子安顿在徐州城内，不过她仍决意带100个难童突围。这突围的日子，整整八个昼夜，到处是枪炮的呼啸与难民的呼喊。难童恐惧绝望地跟着曹孟君跑，瞌睡得不知在走路，互相紧拉着手。

激战中，人群不断被冲散，在走完六百华里到达河南驻马店时，曹孟君身边只剩下8个孩子。

回到武汉，曹孟君受到保育总会同仁的热泪相迎。宋美龄在大会上大为褒奖，会议完毕，宋美龄走到曹的面前，问了一句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曹一时惊愕，但未等她回答，宋美龄就转身离去。

邓颖超似乎也看出了宋美龄的用心，就悄悄将曹调派出去，不再在保育总会出现。事实上，此时国民党人士不断要求在保育儿童中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培植党派势力，宋美龄未予理睬；与此同时，在保育会中，不仅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如邓颖超，也有隐藏身份的地下党员，如曹孟君等人，两党碰撞时有发生，但宋美龄对此也一直保持沉默。

## 醉金花

薛舒



**27.生活在别处**

自从回到贵阳，周娟就与远在广州的爱人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时间久了，彼此的感情似乎有些淡漠。周娟没有力图改变现状，甚至，她也并没有对家庭面临的危机表现出些许的遗憾，她说：女人离开男人，会过得很好，可是男人不行。大姐就是一个典范，直到到现在她还是一个……

也许，并不是果真没有丝毫遗憾，而是，周娟历来特立独行的性格，让她不愿意轻易流露她的遗憾。周娟经常戏称自己是“孤家寡人”。从20多岁离开广州，一直到2009年回到贵阳，期间这些年，她一直远离故乡，“生活在别处”。她说：总结起来，我觉得，我的人其实蛮漂泊的。听着有些辛酸，可是，要是让我再次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孤独。

也许是在五姐妹中处于最中间的位置，上有两个老练成熟的姐姐，下有两个幼小娇嫩的妹妹，周娟生来就比姐妹们更加敏锐、易感，她总是试图把自己呈现得更加独立。然而，这个看似坚强、淡定、孤独的女子，还是会不经意间流露出双鱼座女子天真浪漫的情怀。学生时代，她就喜欢读琼瑶小说，喜欢看那些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后来，她喜欢上了张爱玲、苏青，还喜欢林清玄的散文，李清照的词。这些爱好，都在她这个小小文艺青年身上表现得显然而突出。

关于自己的感情生活，她却有些逃避主义的倾向。她说：在感情上，我觉得，自己比较失败，想得到的爱人得不到，这是比较痛苦的事。20岁的时候，周娟拥有了她的初恋。有一天，小情侣约会结束后，男朋友送她回家，很不幸，他们在回家路上的行迹，竟被父亲发现了。听到父亲喊她的名字，周娟腿肚子都发软了。父亲的管教太严厉了，他怎么能允许女儿和一个野小子单独在外面逛街？周娟不敢反抗，也没有胆量继续把初恋进行到底。于是，初涉恋爱的周娟只能终止这段并不长久，却让她刻骨铭心的爱情之旅。

也许，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因为，最美

好的爱情，都是留给想象的。周娟这么说的时，有些自嘲。可是谁又能体会，一个聪慧而敏感的女子，往往更容易多愁善感。而周娟，总是把她的多愁善感隐藏起来，她愿意以乐观豪爽的样子示以他人。

周娟说：我小时候很倔强，不能理解爸爸。现在回忆起来，还是觉得，爸爸对我很好。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事，爸爸骂我，我觉得很委屈很冤枉，于是不吃晚饭就去睡了。第二天早上，爸爸很早就起来了，做好早点，我上学去时，爸爸把早点给我装好，叫我带上……现在想想，其实爸爸对我们，很用心。

说到这里，周娟霎时红了眼圈。父亲已经在天堂里，假如他有在天之灵，他会怎么看待三女儿如今“孤家寡人”的生活？

当人们羡慕周家五姐妹能把事业做得这么大，这么成功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五朵金花，也有着平凡女人最普通、最柔软的需求。对此，周娟是这么说的：很多人羡慕我们姐妹，可是在我看来，别人唾手可得的幸福，却离我十分遥远。其实我更愿意过的，还是清静而远离喧嚣的生活。

她似乎有些悲观，可是，这也是一个天性敏感的女子在繁忙的工作间隙，静下心来回忆过往、审视现在、眺望未来的理性思考。周娟认为，既然孤独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就做一个“清寂的茶人”。她是一个能够忍受寂寞的人，或者，根本就不能叫忍受，对于她，那应该叫享受。她是一个能够享受寂寞的人，她不需要别人陪伴，也可以把生活安排得行云流水、山青水绿。工作以外的时间，她会看书、喝茶，当然，在泡茶前先燃上一炷香。

在周娟的生活中，喝茶是必不可少。在她的办公室沙发前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套多种材质组合而成的功夫茶具，光茶壶就有大小不同的三把，茶盅有紫砂的、粗陶的、细瓷的，另外，茶盘边的紫砂钵里，还养着两头“茶宠”貔貅。周娟说：我是一个浮躁性子的人，可是泡茶的过程中，我会变得很耐心。从烧开一壶山泉水开始，一直到把喝完的茶渣倒进紫砂钵，用来养“茶宠”，这整个过程很磨练人。

自命“茶人”的周娟，对泡茶的整个程序，以及每一个细节都有严格的要求，甚至什么天气泡什么茶，什么茶用什么盅都有讲究，这又是她性格中倾向于完美主义的特点。

## 21.我们不能不尊重别人

你看现在一些国内演员走出来，永远都是七八个人围着，都不知道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原来有一次，范冰冰带着很多人出现，我曾经挤对过一次：“哇，看这个场面，就知道大明星范冰冰到喽！”从那以后她只要一见到我，就会马上朝着身边的人挥手，“走开走开，不然大哥又要骂我了。”

其实，有什么好比的呢？讲究这些的、比较这些的，都是一些没有信心的人。我年轻的时候也试过戴上帽子、口罩、眼镜，但还是会被认出来，自己也觉得挺傻挺无聊的。干什么呢？后来我就不管到哪里都是这样直接出去，人家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不管是到高级的场所还是艰苦的地方，我都是一样的打扮，身边人也都是一样的那么少。

现在看到身边这些后辈，我欣赏的，觉得可以算得上朋友的，就会教他们一下，不喜欢的我就不教。我喜欢勤奋又有才华的年轻人，就会跟他们唠叨一些事。我曾经跟他们说：“记住，做任何一个访问都是第一个访问。”这也是自己的经验，我原来曾经试过不认真对待，后来就后悔。那个时候刚到美国拍电影，好莱坞的那种工作方式，一排访问就是几十个，每家媒体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大的媒体他们给的时间长一点，小的就给的少一点。记者在访问的时候也都很有规矩，上一个在访的时候，下一个已经在旁边准备，时间一到，工作人员一提醒，他们就会站起来，说声谢谢，收拾东西离开，也不会说一定要多问几个问题，接着就是下一个记者，这就是西方的工作风格。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做了79个访问。

几十个访问做下来，一直在说一些重复的话，状态就越来越差，回答问题也就越来越敷衍。“Oh, yes……”“Nice……”尤其上一些电视节目的时候，可能前面已经说活说累了，几个嘉宾共同坐在一起，人家主持人把问题给你，自己也不愿意说，就老是几个字带过，请旁边的别人去说。收工了之后就兴高采烈去吃饭，结果等回头再看那些节目回放的时候，见到自己那张无精打采的脸，就特别恨自己，整场看起来就是两个字——无聊。人家还打趣我：“一看就知道他不习惯接受我的访

问，如果我是个漂亮点的女孩子就好了。”这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每次想起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知道自己错了。

不管你做了多少个访问，记者都是第一次访问你，你没有理由不去尊重人家的工作，人家并不知道你前面已经说了多少遍，对人家来说这是第一遍，而且看你访问的观众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果你就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那人家凭什么要看你呢？你就算本身再有魅力，也没有通过访问体现出来，所以那時候我就告诉自己，从今以后，每一个访问都是第一个访问。每个记者问我一个问题，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把整个故事给人家讲出来，下一次另一个记者再问同样的问题，我还是会再讲一遍。作为公众人物，别人可以不尊重我们，但是我们不能不尊重别人。

我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捷克、日本很多地方拍戏的时候，经常会在外面遇到中国的年轻人，这里面有内地的、香港的、台湾的。这些年轻的留学生的样子很不同。有那么一群人，一看就是家里有钱的孩子，在国内根本就没在学习。一个香港仔，在大街上开个跑车泡个妞，看到我就是很轻佻的：“大哥，怎么样？”内地和台湾的也有这一种。上几年学之后，除了玩的那些东西进步了，其他的什么都没进步，就连英文都没学好。我看到太多去美国的小孩，最后“中不成英不就”，满口广东话，英文说个半吊子，也不太会写，中文更是不会看也不会写。包括房祖名在内，什么都是学个一半半。

这时候，如果我看到一些留学生说我在这一辈子要好好学，父母拿这么多钱给我出来上学不容易，将来回去一定要好好回报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喜欢这样上进的年轻人。几年前我去哈佛讲课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国女孩，名字叫 Sophia Chang，她负责帮老师一起来接待我们。我听她那满口的英文真的太厉害了，所有在工作上的安排也都非常专业。我问她来了美国多久，其实也不过才三年，在国内的时候英文还完全不行，但是到了美国就很努力，后来就变成哈佛的学生代表、同学会的会长。看到这样的学生我就会觉得很佩服，也很欣慰。

还没长大就老了

成龙 朱墨